



書經集注

0仁12  
466  
8





門仁12  
號466  
卷8

# 書經集註卷之八

##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  
王言我南望三塗各山北望嶽鄙太行山下顧  
詹有河粵詹洛伊母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  
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  
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  
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  
於歷年之久近反復腹音乎夏商之廢興究其

書經集註



歸則以誠音成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音中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音去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

至于豐

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錫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劉諫後曰越若祭語詳來三月猶言明三月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

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

得卜則經營

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遙邁上移爾反而來也朏孟康曰日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音市之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

越五日甲寅位成

庶殷殷之衆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遂觀于新

邑營

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一越翼日戊午

乃杜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郊祭天地也故用一牛杜祭用太牢禮也皆生以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

男邦伯



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晉大夫名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因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糗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後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不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

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

公曰拜手稽首旅王垂矢誥告庶殷越自

乃御事。

**臣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洛邑



已定欲語生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為執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

恃如耳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柰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德並去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大甲下一美尚何踈之有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  
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臧厥



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  
 亡出執嗚呼夫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  
 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  
 遠絕太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  
 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  
 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而  
 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

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夫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  
 疾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  
 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  
 若今時既墜厥命

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而鄭  
 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  
 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



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  
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  
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  
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

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稽考矧况也。冲之子。主於老成之臣。尤易踈遠。故  
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  
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

是先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  
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者。蓋君天下者之要  
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

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若

召公嘆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  
小其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誠和暑險也王其  
大能誠知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  
為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巖險



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曰曰其作大邑。

其有時配皇天總祀于上下其有時中。

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以前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以前可以宅中

陽當作風

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影夕多陽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理均焉故謂之土中。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

惟日其邁。

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



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為善以節其驕溢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無逸之語

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即墜厥命。

爾。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王乃初服

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

天其命哲命吉以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言其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

天永命

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  
又民若有功。

刑者德之反。於於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越王顯。

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主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大若有夏歷年。

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

吳澄云。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一語相始終。德之用。折天永命。



勤恤之實受天求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  
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  
心為天命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

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

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

天求命

讎民殷之頑民與二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  
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  
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召公於  
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  
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  
此為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求命而已蓋  
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  
所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  
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  
以助祭云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去告下史氏錄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上以下周公授使者告下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上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中予以上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上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仲來以下成王錫命慈殷命寧

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又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下周公授使者告下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下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



紂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  
 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  
 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  
 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  
 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  
 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二月  
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  
 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  
 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  
 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及獻卜



言念集言 卷八 十四  
乙卯即召誥之乙卯也。洛師，適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澗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澗水東，下都也。處，聲。商民之地，王城在澗澗之間，下都在澗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倅，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倅來來視。」

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享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下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生民之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成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  
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舉  
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  
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  
盛禮大饗群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  
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音格上下告成  
事也兩賜時若大後已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求  
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  
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關於事情抑不知

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音齊一音一對越天地達  
此精明之德故音上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  
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音孚顓音顓若收其放而合其  
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為  
首務也

予齊百工倕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  
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  
以待成王自  
教誥之也

陳櫟曰國之本事  
在祀與戒於祭祀  
皆曰有事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

汝受命篤弼

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太丞而勳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教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

教一本作告

王室益圖又大之業也

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不不太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壘石火始啖啖

書經集注

卷八

十一



厥攸灼叙弗其絕。

孺子。稚子也。明。此並音備下也。上文百工之視微如此。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狗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狗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爍。反。式約。將次第延襲。反。如劣。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狗比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厥若燬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

伊嚮即有倭。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未有

辭。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為政之時。惟用其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繼之也。此上詳於記。



功教工内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

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

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

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備侮墮玉度而為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悲民彝

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來哉篤叙乃正父

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



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矣

此教養萬民之道也。頌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  
頌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  
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彞泯亂而非所以長久  
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  
而不志叙者先後之不齊言篤叙武王之道無不  
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  
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  
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矣至也王往洛邑其敬  
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

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  
至焉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  
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

師

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  
應。顯明之也。保。保祐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  
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



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文武仰不愧天  
俯不作人也

享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

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罔怠祀

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為壘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

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冲子夫音扶何為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

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于周

朱喜云上文王曰兩段周公在洛辭疑有闕文陳棟曰味厚字則旺時進在洛可知據身在洛



言故以還  
宗周為  
固王之謙辭

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  
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  
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  
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  
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為魯後者非是  
攷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  
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  
可見其為周公不為伯禽也

###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宗禮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

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救公功也救功者安定其  
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

###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 為四輔

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  
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  
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  
亂為四輔則命周  
公留後於洛明矣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  
 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  
 享

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  
 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特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  
 邑以慰憚人心毋求夫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  
 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  
 世享公之德也 **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

以我作我當以我為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

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  
 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  
 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  
 之義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

吳澄曰武王之下  
 不再言受命民  
 者省上文



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  
惟王有成績

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為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為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  
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與群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文



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伊來比必殷乃命寧寧以秬鬯二卣曰明禋

拜手稽首休享

此謹志殷民而命寧周也。秬黑黍也。一稌音二。米和氣所生也。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為酒合以鬱管所以裸音也。宗廟之禮莫盛於裸。王使人來戒敕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

以上三句札聘義

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音人饑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惠篤叙無有違自陟萬年厭于乃德殷乃

引考

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也。篤叙與篤。



叙乃平父同順篤叙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違  
遇自惟疾害者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  
考也。

王俘殷乃承叙萬年其末觀朕子懷德

承聽受也。叙教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叙萬年其  
末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  
洛然且謂王俘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  
於使其承叙萬年則實繫於王也亦責難之意也  
召誥未用供王能祈  
天永命諸脉相類

戊辰王在新邑丞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

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  
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丞祭之禮曰  
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駢宗廟禮太室  
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更  
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更逸為祝冊以告



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  
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祀宋  
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成  
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裸，灌也。以圭瓚酌，鉅鬯  
灌地以降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為十一月日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  
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命，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  
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  
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  
始公之辭云。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  
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  
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  
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末在，其後王與周公患



四方之遠鑒于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迹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于洛之後乃曰伋來茲殷又曰王伋殷乃承叙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思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釐

也是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平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在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捨近之友民而後遠之難民哉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又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



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是夫大降喪于

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

終于帝

弗弔未詳意其為歎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夏夫秋天也主肅殺而言歎憫言是夫大降災害而殷我周受眷祐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勅

林之可曰言不為是天府帛

勅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

乂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弋取也弋鳥之也言有忒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我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



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惟帝不異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民心之所秉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又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為者秉以理言為以用言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

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

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茲劓

引道逸安也降格與吊刑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豐豐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聲於祭第祭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祭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祭祭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後民甸四方

甸治也伊尹稱湯旁求後彦孟予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後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及復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

亦惟天不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

罔不配天其澤

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聲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

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法罔顧于天顯民祗

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况曰能聽念商先



王之勤勞於邦家者，卒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堯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未丕靈承帝

事。

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也。武成言祗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其戡，既定剪除，告其勅正。



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王于商者。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大雅大明之篇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于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矣。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

董仲舒曰。肆當作肆。教之肆。下文有率肆。新爾則此當言。教其罪而不正。治其節。董也。



朕不  
敢有後  
林之可  
曰就天命而言謂  
急於遷徙所以  
承天命而不致  
時耳呂祖謙  
牧同

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

敢有後無我怨

時是也指上文殷太矣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  
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  
命如此汝毋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  
我怨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

殷革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

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

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  
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  
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於商士未  
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



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  
予敢求爾於天邑商而遷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  
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  
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人之命今  
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  
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迹比事臣我宗  
多遜

高句麗曰降等  
今日有元一等也  
四國殷管茶書

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  
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  
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  
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  
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

王曰生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  
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  
攸實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書經卷之五



顧錫時曰營洛有二為四國故實故有王城之建一為兩都各所處故有下都之建

以自奄之命為初命則此命為申命也言我惟不  
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  
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  
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  
**氏曰**來自奄捕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  
近用之辭也移爾遐逃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  
之辭也彼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以此  
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

安

文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由居止之  
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  
生釋之於文義以矣而事則非也

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

有爾言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  
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  
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

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邑西井為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為有壽考皆于茲洛為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為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曰之下當有缺文以多方篇末王曰文曰推之

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為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  
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  
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主之親也舉  
王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



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之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陳大猷曰：所若北辰居其所之，所蓋居而不移之謂。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為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

相，相也。小人，小人也。厥，其也。父母，父母也。勤勞，勤勞也。稼穡，稼穡也。厥子，其子也。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



曰昔之人無聞知

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為逸也俚語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豔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從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悔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翁乎

南宋高祖劉裕孫孝武帝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

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

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祇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末年之效也按書序太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其當時



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效矣。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

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改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

貞德本亦曰當中有兩至于小大當作一使上言于小大至時或終下言至于小大民否則輒心違也其言皆為民而言

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成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

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



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按漢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為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為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儉音小之人也作其即

書

位亦不見太甲復政念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二十二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為祖甲况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天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為正文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

書經集注



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  
 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  
 五六年或四三年

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  
 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  
 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二四年爾耽樂愈甚則  
 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思去聲天此篇專以

享年永永為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

抑畏

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  
 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  
 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  
 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為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  
 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微采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微懿皆美也具日昃反徒結也采謂之微則非采儒

唐書太宗記曰隋文帝每臨朝或至日昃衛士傳餐而食

之采恭謂之懿則非足好過恭之恭文王有采恭之德而極其微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資乎與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具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  
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遊由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木濫費故  
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  
外無橫歛並去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為西伯  
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王者班班可見  
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受命  
言為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  
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素儉

唐書食貨志曰  
憲宗時分天下  
之賦為參一日上  
供二日送使三日  
留州

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立  
國有歷年之永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  
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  
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  
供上文言遊由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  
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  
酒德哉。

無與每通皇與違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寬假  
曰今日姑為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  
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  
行胡孟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  
商王受之沈迷酗于酒德哉德者德有

函有吉鬻子所謂道與德為虛位是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

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譎張為幻。

胥相訓誡惠順譎誑古况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  
音觀者曰幻嘆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  
與誠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  
而將順之非特誠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  
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  
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與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



無或敢誑誑為幻也。

此廢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

祝

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音庚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後

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音哭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歛音去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於外也為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慷慨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及我周文王武王茲四人迪哲

迪猶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為智之實迪云者



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曰：敬德。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及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

故不服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

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

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末念厥辟，不寬綽。

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

身。

書經卷八



縛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誑誕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置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求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實其心，以誑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為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察其知也。三宗文王能察其知，故其胥次寬率，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蒂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矣，天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為心，人君以萬民為心。

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為已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為已怒。以為已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為已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效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

### 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為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為篇中語多未詳今又古文皆有○按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為序文所誤猶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為近之然詳此篇首意乃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孰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 周公若曰君奭

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

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未孚于休若天棗枕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



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智其基業長信於休  
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智其終果  
出於不祥乎。○按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  
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意。天  
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留不留如何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乎上帝命

弗求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

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

家不知

尤怨違背也。周公嘆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  
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求遠念天之  
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  
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  
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  
遏絕佚墜文武光顯可  
得謂在家而不知乎。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隊去命弗克經麻止嗣



前人恭明德。

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夫難謀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  
[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過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

在公予小子曰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

于我冲子。

[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

也言在公我小子自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耀而付于冲子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過佚前人光而言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主德延夫不庸

釋于文王受命

又曰者以上皮言天命不易夫難謀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公曰君與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天命時則有

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

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

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

時則有若其盤

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

也見說命大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

湯時臣扈大人而同名者也巫咸名祖乙太戊

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其盤見說命

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列蓋勉召公匹休於前

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

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

編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

書經集言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主，而其臣皆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

歷年所。

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乂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賈百姓，夫一人罔丕秉德。

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威奔走，惟茲惟德，稱

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

不是孚。

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大臣輔君格天致治，遠言天祐命。



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者  
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兼持其德明致其憂外  
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  
惟德是舉用又其好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卜  
如著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

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

邦

易系辭天地人

**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  
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  
而下大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  
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惟滅亡之威天曾不  
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為周  
家久求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  
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劓申勸寧王之德其

集大命于厥躬



夏曆曰天勸至  
又勸武王故皆申  
勸如天復會武王

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天命於其身，使有天下也。

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

宮括。

虢叔，文王弟，閔，散，泰，南，官，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為之輔也。康誥言「二邦以脩無逸」。

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彜教，文王蔑德降于

國人。

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

故，又反前言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前言一本作前意

書經集注

卷八

五十四



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為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為去迪彛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猶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敷救反冒於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

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

單稱德

魏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人庶幾平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為然於文王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頌五臣之列蓋一時



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至於留召八公而非欲為人物評也

今在予小子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釁其

濟小子同未在校誕無我責汝罔曷及

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

格

小子且自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

余芑舒曰將罔曷不及召公若收歛退載罔曷勉或王之所不逮

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冲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缺文收罔曷不及未詳考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者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况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音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

書經集注



林之音曰後人  
指成王也下言  
前人謂成王則  
後人之為成王  
必矣

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嘆息欲召公大  
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  
然迹其積累音締所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  
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  
狹隘求至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  
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耳燥  
濕欲其調齊材諸樂錯芬紛結欲其解紓音黯闇  
暗汚音濁欲其茹納音非曠度洪量音與夫音急  
失乾音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况召公親遭

前漢書張湯傳  
始為小吏既沒  
後曰射成敗也  
淳曰積居物以符  
之得利為乾失  
利為沒史記張  
湯為小吏乾沒

法隨勢浮沈也

樂

詩經

太變破斧缺斨音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  
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  
且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  
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勛則召公義未  
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夫  
蓋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喪布四體為父大  
規模使君德開明  
未可捨去而聽  
後人之迷惑也

公曰前人數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

書經集注

卷八



汝明勗偶王在宣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

承無疆之恤

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數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為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必保釐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大否大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予丕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



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

不時。

戡勝音也戡堪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若此告語辭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為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于太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扶

周易遯卦

及汝禁公豈汝辭位之時乎。

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

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

率俾。

周公復又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於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未東為遠故以日出言吳氏



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身之蓋叙其  
听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音而從者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聞于天

越民

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誥復之多誥耶予惟  
用夏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  
命而悲入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  
誥周公之告召公其  
言語之際亦可悲矣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

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  
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嘆息謂召公踐歷諳鳴含  
練之又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  
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遠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  
保者尤可畏也其祗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  
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遺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  
下云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



公之言也夫

###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詞也公文無古文有按此篇次叙當在洛誥之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

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號也周禮六遂五家為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幼已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二叔以主少去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



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去聲以七乘之重也。降霍叔于庶人二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為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于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于天下國家雖欲遂

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群叔流言所以結止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即命之王以為諸侯以見周公感然於三叔之刑幸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音梁之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



持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

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胡，仲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為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言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

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  
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勤邁同勉  
力也



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爾其戒哉

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聲也善固不<sub>レ</sub>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sub>レ</sub>一端而無可為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

困窮

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

康濟小民

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音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諱乃視聽罔以



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率循也。無母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哀惡並去。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已者然也。側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感於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曰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音詹輕小智耳。作與不夜而天人判焉。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飭往就國戒其毋廢棄我命汝所言也。

書經集註卷之八終



書經集言 卷八

享保九甲辰年正月吉日辰

二條通柳馬場西江入町

今村八兵衛板

今村八兵衛板



